



古今治平略

7保4
5071
25-4



ワ保4
5071
25-4



古今治平畧卷之四

豫章 朱健子強父著

弟 朱儆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農政篇

三代農政

自耒耨之教始于炎帝井野之畫肇自軒轅而農事
為萬世永賴堯舜繼之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
邦暨稷播種樹藝百穀蒸民以粒故五材並用歸脩

古治平畧 卷四
土穀八政農用爰寶稼穡文王卑服卽康功于田功
幽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蓋于耜
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聖王所
以奉順天德阜育羣生理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至于
周官尤爲詳備大司徒之掌建土地也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
民以毓草木以任地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
以教稼穡樹藝焉于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九
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都而

以分地域以辨地守以任地事焉其任土之法則有
載師以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日以廛里任國
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賈田士田任近郊之
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
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田以
大都之田任疆地蓋自國中場圃以及甸稍縣疆畢
墾之爲田而天下無不耕之地其任民之法則有閭
師以掌其數以任其力而待其政令曰任農以耕事
任圃以樹事任功以飭衿任商以市事任牧以畜事

任嬪以女事任臣妾以疏材任閑民以轉移執事任
 虞衡以山澤蓋自園圃虞衡以及工商閑民畢有事
 于田而天下無不耕之人于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
 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
 可歲耕種者為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為一易
 中地地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為再易下地上地夫
 一廛田百畷萊五十畷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
 百畷萊百畷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畷萊二
 百畷餘夫亦如之于是以下劑致阡愛其力以田里

安○阡○厚○其○俗○以○樂○昏○擾○阡○洽○其○恩○以○土○宜○教○稼○穡○阜
 其○產○以○興○鋤○利○阡○通○其○力○以○時○器○勸○阡○趨○其○功○以○疆
 予○任○阡○防○其○惰○其○治○野○也○則○匠○人○制○之○而○夫○間○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恤○恤○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其○脩○稼○澤○也○則○稻○人○掌○之○而○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
 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
 而○作○田○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及○其○澤○草○所○生○則
 種○之○芒○種○其○掌○土○化○也○則○草○人○相○之○而○駢○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貍勃壤用狐埴
廬用豕疆墾用蕢輕費用犬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
糞種凡周悉如此于是遂師則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則正歲簡稼器脩稼政而以
教稼穡稽其功事縣正則趨其稼事而掌其賞罰鄴
長則趨其耕耨而稽其女功里宰則歲時合耦于鋤
以秩敘其耕耨而司稼又爲之辨種陸之種周知其
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則衆著于土穀
之宜矣又爲之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均萬

民之食以調其給而平其典則衆足于豐歉之常矣
當其時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
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
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
殖于疆場鷄豚狗彘母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
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
畢在于野冬則畢入于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
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
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咏○各○言○其○傷○
若○乃○歲○屆○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
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
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
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

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
協○風○至○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及○期○鬱○
人○薦○鬯○犧○人○奉○牲○酒○人○薦○醴○王○祈○穀○于○上○帝○裸○鬯○享○
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
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公○卿○大○夫○士○以○
其○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省○民○太○師○監○之○既○畢○功○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
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太○師○帥○樂○官○
吹○律○同○以○占○風○土○廩○于○籍○東○南○鐘○而○藏○之○而○時○布○之○

于農稷乃徧戒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
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
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
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耕穫亦如之而肆
師之職則又嘗之日蒞下來歲之芟獮之日蒞下來
歲之戒社之日蒞下來歲之稼故凡民之無職者出
夫布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衰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
以于農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修其疆畔日服其縛

不解于時故財用不乏而民用和同胥此道也自今
觀之其重農之意一何至哉蓋太宰九職之任一曰
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首曰稼穡而地有肥磽則由
百畝而差之至三百畝功有勤惰則由上農而辨之
至下農夫噐不足則有合耦之法力不足則有轉移
執事之利小司徒之并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
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濕墳墟別壤糞也稻人掌
其畜止均渴防旱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
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趨鄩長既趨之里宰又趨之一

古今通考卷四
種。稷。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媿。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虞。其。防。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從。末。也。甸。師。何。與。于。農。而。師。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何。關。于。農。而。率。官。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嘗。之。日。預。卜。來。歲。之。芟。而。爲。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種。而。爲。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祭。田。祖。而。祈。年。以。新。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

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教。導。之。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生。民。之。天。農。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農。蓋。有。不。待。勸。矣。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

古○今○治○平○略
卷四
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
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
興○畔○皆○于○鄉○遂○中○得○之○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游○州○
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
以○稼○稽○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
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
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
以○重○士○也○豈○非○士○藏○于○農○則○有○待○農○亦○待○士○乎○詩○云○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日○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

或○耕○黍○稷○疑○疑○攸○戒○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卽○
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卽○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
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所○以○
爲○王○政○歟○數○傳○至○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
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
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淳○固○于○是○乎○成○是○故○先○王○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王弗聽已而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至于幽王寵嬖褒姒荒棄厥政羣小用事奪人之土田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周于是乎東遷嗟乎農桑係王業根本觀周之所以盛衰不益可見也哉春秋時齊桓公置霸與管仲謀所以富國足民之道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都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乘則民情可得而御公曰爲之奈何對曰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四民者勿使雜

處雜處則其言囷其事易是故聖王處士就使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噐用比耒耜穀芟及寒擊豪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別苗莠刈䟽邀首戴茅蒲身服襪襪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

古今治平略 卷四
也是以聖王敬畏戚農焉。至其著論有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祿。故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農事先則野不積草，謂之野與市爭，民藏于民則府不積貨，謂之家與府爭。皆家用足則市不成，肆謂之金與粟爭，貴鄉分治則朝不合，衆謂之鄉與朝爭。治此治之至也。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故脩火憲，禁山澤林。

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觀樹藝，簡六畜以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凡地十仞見水者不大，潦五尺見水者不大，旱距國門以外，窳四境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

釋耕始焉芸卒焉故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桓公嘗問乘馬之數對曰國無儲在令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公曰何謂也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而秔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

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于○時○君○之○衡○籍○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以○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故○日○觀○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

古今治平要略 卷四
深耕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澆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

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石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地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無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是故主上

古今治平略 卷四
用財毋已。是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
下相怨也。民有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
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凡爲國之急者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
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是以先王知衆民疆兵廣地富國之必生于粟
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
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
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

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
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
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
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關市之租。府
庫之徵。粟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
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
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
所蕃熟也。四種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
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彌子者。上無術以均

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矣。其後魏文侯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

里之增減輒爲粟一百八十萬石矣。及秦孝公用商鞅益務耕戰。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其墾令曰。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官不敢爲

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
 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
 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
 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
 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
 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
 而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厚祿而稅多食口
 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
 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以食則必農農則草

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
 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
 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
 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
 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
 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
 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于
 食則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
 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
無○以○食○卽○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一○山○澤○則○惡○農○惰○慢○
倍○欲○之○民○無○所○以○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
矣○貴○酒○欲○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
不○能○喜○酣○醜○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
不○能○喜○酣○醜○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
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
罪○則○褊○急○之○民○不○闕○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
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

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
民○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
靜○農○靜○愚○誅○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
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游○居○于○百○縣○則○農○民○無○
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
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
務○疾○農○智○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
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
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

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做民不做則業不敗官屬
 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
 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
 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于吏
 而饗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
 不勉則姦民無撲姦民無撲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
 則草必墾矣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
 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
 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

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
 也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
 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
 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
 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
 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
 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
 者必危今夫蛆蟻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

古今治平要略 卷四
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蟻○蚋○蠅○亦○大○矣○
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
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戰○農○故○曰○百○人○農○一○人○居○
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民○避○農○
戰○則○必○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是○以○聖○
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岁○強○作○十○岁○者○百○岁○
強○作○百○岁○者○千○岁○強○千○岁○強○者○王○夫○刑○生○力○力○生○強○
強○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
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

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
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
兩○實○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
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
爲○國○分○田○藪○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
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
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
藪○澤○提○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
而○蓄○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

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夫地大而
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
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于
外則民務屬于農屬于農則樸私賞禁于下則民力
搏于敵搏于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
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
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聖人之
爲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

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與數
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
也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必致死入使
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富強之功可
坐而致也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
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業伎
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
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于國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
士資在于口處士資在于意勇士資在于氣伎藝之

民資在于手。商賈之事。資在于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彼民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聖人之治也。多禁

以止能。任民以竊詐。故民資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資藏于地。則樸托危于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是以農勉而戰。戢也。行之數年。國以富强。至呂不韋爲相。作呂覽。言農事甚悉。其上農篇曰。古先聖王之所以道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

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

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司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于庸爲害于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所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于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不敢灰繆

古○今○治○平○舉
卷四
縲網且學不敢出于門。鼠罟不敢入于淵澤。非虞命
漁不敢緣舟爲害于時也。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
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
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惟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
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
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未或談
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其
任地篇曰。后稷曰。子能以窪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暵浴土乎。子能保濕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萑萸母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
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
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
之強乎。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
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
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
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土貽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
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
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

古今治平略 卷四
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
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冬至後五旬
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
之昔，殺葉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蕘生而樹麻。與
菽，此告民地寶也。盡死，凡草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
事于蓄藏。此告民寃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
死。天生時，地生財，無失民時。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
而作，竭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地可盡起，不知事者時
未至而遂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

却之，使從事之下也。是以粟少而失功。其辨土篇曰：
凡耕之道，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畧小畝，爲
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
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
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
其早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其爲
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
則雕，熱則脩，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
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

古今治平略 卷四
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于塵而殖于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稷也。必務其培。其稷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木心中。夫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

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禾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租。土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植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其審。時篇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
手此之謂耕道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
若而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
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
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
獻智四衛變疆殞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
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漢唐農政

晉魏六朝附

漢興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高祖輕徭薄賦
與民休息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脩
節儉又安百姓然民猶背本趨末者衆賈誼說上以
積貯于是始開藉田躬耕以勸天下六年詔曰聞者
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
明未達其咎意者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
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
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毋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畜之食焉者。衆與。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生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租。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餒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

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新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

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至于粟有所滯，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愈勸農。上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

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瘡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差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上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景

帝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役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凌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皆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好法與盜甚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厥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除罪之令以廣用然屢赦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武帝承之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失本董仲舒言曰春秋地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迨至末年功費彌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帝乃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

能爲代田一畝三畦處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畦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畦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于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凝凝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凝凝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出畝一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

古今通纂 卷四
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從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
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秦光以爲丞教民相與
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
多墾闢于是過以離宮卒試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
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若公卒田三輔公田
又推之以教邊郡是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二
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矣至昭帝流
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自此貸種假租之詔間

歲輒下元帝建昭中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
盡之時也禮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
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
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哀帝陽朔
四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勸農而
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
農桑不二年內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餘頃天下
安樂戶口綦盛焉世祖中興更亂離之後海內人民
可得而數裁十二三帝生長民間見百姓稼穡艱難

諸所疾苦。又數引公卿郎將廣求民瘼。建武六年。以郡國旱蝗。穀價騰踊。特詔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久之。以屯田糧儲有積。遂減田租。如舊制。至十六年。以郡國盜賊。徙其渠帥。他郡皆使之賦田。受廩。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明帝嗣之。躬耕籍田。嘗以穀麥登豐。大赦天下。詔曰。方今盛夏。萬物長養。其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章帝建初元年。卽以方春東作。下弘致勞。徠勉務農桑之詔。又以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農

耕。令州郡覈實。尤貧者。計所貸與之。元和改元。詔曰。人政以食爲本。古者急耕節用。厚儲畜。以備凶災。自牛疫以來。穀食連步。良田吏勸課。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也。其令郡國募名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在所給公田。爲僱耕傭。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美三年後。欲還本鄉者。聽。二年東巡狩。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已北巡魏郡。詔肥田未墾者。悉賦貧民。給糧種。盡地利焉。迄孝和以

後如匱乏不能自農者貸之糧種貧民無以耕者給
 雇牛直猶屢申飭故兩漢不失富庶俗多近古而一
 時循吏亦徃徃以勸課為本有足述者龔遂守渤海
 勸民農桑令口種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
 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令趨田畝秋冬課
 之收歛益畜果實菱芡使民皆富實召信臣守南陽
 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
 亭希有安居時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

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久之吏民
 親愛號曰召父黃霸為潁川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
 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務于耕桑節用殖財種樹蓄養
 諸為令凌雜米鹽皆具民有孤獨死無以葬者鄉部
 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木以為棺某亭豚以祭其精
 詳若此東漢之初杜詩為南陽守善于計畧愛省民
 役作造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便之
 又脩治陂池廣拓田畝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
 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時九真俗以射

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任延爲
之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
充給而王景之守廬江亦教其郡以牛耕境內由是
豐足焉其後有王丹者家居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
時察其強力多收者輒歷帶酒殺從而勞之便于田
頭樹下飲食勸勉留其餘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
自耻不能致丹後無不力耕者聚落以致殷富而時
仲長統言今遠州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共
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卽死

無離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
過制頗徙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
便崔實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
饑飽不懸所以齊勞逸而均貧富也泰隳法制而尊
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
攻丹穴殖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遂肆
其意家累鉅億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
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死生之奉擬于
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事之

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臙。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闢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漢自董

卓之亂。天姓亂離。民失農業。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旣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募民田許。下教耕作。於是諸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于是衛覲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于是魏武遣謁者僕射

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

吳孫皓時，倉廩無儲，華覈上疏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且饑者不待美饌，寒者不俟狐貉。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夫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乃棄功于

浮華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豈所宜哉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

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晉初江南未平朝廷勵精于稼穡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倡詔郡縣長吏奉宣德意兢農勸功又戒敕郡國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已詔以司隸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苞又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泰

始時詔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束皙上議曰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訾二日地利無失三日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于原隰勤蔗葳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

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或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閑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制者也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瀉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

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楊兗豫。汗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于各插。多稔生于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

兩得外實。內竟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楊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爇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于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彝。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古今治平略 卷四
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凌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東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

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知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是時周訪在襄陽則務農訓卒劉弘督荊州則勸課農桑而桓宣之鎮襄陽也或載鋤耒于輶軒或親芸穫于隴畝王駿之鎮關中也勸課與士卒分役寮佐及兵將計畝至咸康中荀羨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甃公私利之此皆當時之著績勞徠者史謂其太元之末時和年豐穀帛殷阜幾乎家

古今治平畧 卷四
給人足厥有由哉。義熙七年劉毅建議代出叅軍袁豹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敝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

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官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闕。患生于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蕪墾矣。噐以應用商。以通財。勩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雕僞者賤。而穀稼重矣。耕

古今治平畧 卷四
耨勤瘁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枝抑而田畷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及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稽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遄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于暮歲則澆薄日淳大化有漸矣宋孝

建中周嗣疏田重農之政宜以穀帛爲賞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麻紵蔭葦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

瓦皆得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
不敢加泥豈有割善害民禁不惡食若此苦者凡爲
國不患威之不至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
之不育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
盜豈可得耶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于有司何
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
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
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
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罰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

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
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悉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
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
大熟可移之復舊時皆不能用北魏初定中原接喪
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畧之先
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桐陽
塞外爲屯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十萬餘家以充京
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都邑東至代郡
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叅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

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
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
十餘斛太宗永興中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
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
太武帝常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
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
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
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

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
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
授民至恭宗又下令脩農職之教此後數年之中軍
國用足矣文帝延興元年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
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
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太和元年詔曰今牧民者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
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
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

教情于農桑者加以罪刑此元魏所由成太和之治也與逮于唐貞觀初太宗方銳意于治官吏課考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而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天子以至誠行之故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高宗卽位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凋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今凋飾何以訓農以他耒耜耕竟九推乃止玄宗開元十九年躬耕於興慶宮側後以種麥苑

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爾明年春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德宗時關東淮南浙江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一不收亦旁爲數道憂故天下大計咸仰于東南今淫雨二時農田不闢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徬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帥守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乃遣奚陟等循行慰撫焉貞元五年宰相李泌請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桂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

古
今
治
平
畧
卷四
庶以刀尺相問遺祭勾芒祈年從之七年以關輔牛
疫遣使以兩稅錢置牛散給耕者大抵自安史之後
兵亂荐興凶荒沓至人民流徙蕩其本業又佛老盛
行爲遊食逋逃之藪當時議者至謂計口而分之絳
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
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
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鬻工而衣食者
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
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

之一其餘爲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
畜馬厭梁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
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
髡削技巧則爲工師拙姦則爲駟僮非憇愚專一無
他腸者孰肯勤體效力爲稼穡之苦乎且時日趨于
華侈而上之人工作無度賦歛無藝貴貨賤穀輸納
多以錢估故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
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十
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竊水

陸之珍以充上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鍍以美玉或文犀璠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竊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又崇信左道建立寺宇刻彫象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租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

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于人力乃委于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皆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故凡民之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也去無利而就有利耳非上勸相之欲其無爲游惰豈可得乎

宋初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
 等減二十有差梨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
 滿第其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
 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
 增美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
 狹土壤瘠塉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雨不時若水
 旱藝祖輒躬祈禱憂形于色召學士咨訪卽田家卜
 歲豐凶雨暘有驗者畢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

宋代農政

元附

宋初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
 等減二十有差梨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
 滿第其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
 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
 增美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
 狹土壤瘠塉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雨不時若水
 旱藝祖輒躬祈禱憂形于色召學士咨訪卽田家卜
 歲豐凶雨暘有驗者畢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

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于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比年多

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于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諸州長吏勸民亦種諸穀民乏粟麥禾豆種者于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條陳其利害曰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于積谷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開、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二三十州、連接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卽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

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于租賦之資、况民戶所致捕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爲其事、尋爲鄉里知覺、卽便檢責貲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茫鄉官卽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旣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逐食于

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遏流蕩于隄防化災殃于福祐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未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蓄牛羊或孳蕃鷄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

廬之時保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卽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帝覽之稱善令靖條奏以聞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未幾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

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沒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于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之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耒什器遂除生熟鐵渡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上之已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詔可祥符四年帝以

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

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
 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鑄印給之
 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自
 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
 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
 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
 時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劭觀稼于郊歲一再出又躬
 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
 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職方員外郎沈厚載

出懷衛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
 多閒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
 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
 今秋稼甫登方事斂獲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
 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帝每以水旱為憂寶元初詔諸
 州旬上雨雪著為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
 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
 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叅知政事范仲淹言古
 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

鹽鐵轉運使請于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
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皇
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禾自是
罕復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
流徙爲閑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
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
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
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今
輒以招輯流亡聽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優其

蠲復緩其期招之又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
池溝洫之久費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者
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者賞亦如之久之天下
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
莽者十八九或請徙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
州爲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
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
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
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

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
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高
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焉時天下墾田景
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田頃以
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
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神宗熙寧初分遣諸路常平
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
岸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行行之有效隨功利大
小酬賞民占逃田若歸業者責租保任逃稅者保任

爲輸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縣
佐受代具墾闢開修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
代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
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爲貲升其戶等耳宜申條赦於
是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
種桑柘毋得增賦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
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
免征哲宗卽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爲侍郎
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光

抗疏曰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芸沾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蠶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蠲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日觀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

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

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于艱難者人主旣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時范祖禹以經筵進疏曰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唯耽樂之從

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于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悉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

衆唯係于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于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

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稽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績紡而繪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于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于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

古今通纂 卷四
至是楚丘民胡昌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
興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
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能爲民經畫疏導
溝畝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崇寧中廣南東
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
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棗者率優其第秩
焉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人
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
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

實著矣南渡之初急於招撫命有司誘農民歸業官
賑貸之而蠲其租欠免耕牛稅意至愍矣紹興五年
立守令墾田殿最格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
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
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歸業之民其田以佃者以
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
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
招揀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二十年詔兩
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孝宗隆

興六年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爲朕任之七年知楊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者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加賦庶民知勸詔可六年提舉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已田連接閑曠硤确之地墾成田園成力

勤苦或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卽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旣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務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個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時葉適論曰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

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于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于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罐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創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

今天下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百十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執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强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于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

古今通纂卷之四
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
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
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本之甚者也蓋有民必
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
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
駑鈍不才者且爲俘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
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
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
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

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
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必然者矣且又有
甚者今俗吏不知治體動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
弱不知此可隨時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
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
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
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
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于富人
歲時有急求于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于富人游

手末作排優伎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輪官雜出
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
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爲天子養
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
相當耳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
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
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未能自養
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
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誠使制度立于上十年

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
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
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
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
哉

元世祖卽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
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于是頒農桑輯要
之書俾民崇本抑末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
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十立勸農司

古今治平畧
以陳遼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
專掌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
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
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于解
繇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
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
四條其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
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
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

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
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爲
事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
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
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九年命勸農官舉察
勤惰自是每歲申明其制故終世祖之世家給
人足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
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
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

於至元然旱曠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荐臻民之
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
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蔣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
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
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
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
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仁宗
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延祐三年以好謙所
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

年十月令各社出地共蔣桑苗以社長領之分
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
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
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
植之數書于冊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於農課
者又不獨有司爲然也文宗時關中大饑方數
百里民死徙無存者帝問學士虞集救禦之術
集曰方承平時人情溺于宴安故難動志士急
乎近效故怨讟生今適不幸二三千之旱二

患俱無之亦更新之會也誠遣一二有仁術知
 民事之人稍寬其禁令使隨郡縣擇其人而使
 之用相地宜修城郭制閭里治溝洫畝畝而薄
 其征歛招流亡之民以其力耕之春秋為興發
 補助一二歲間來者漸多勿征勿徭以勸其後
 經界可正守望相支數年之間四封之內蔚然
 治象將三代之民復見于空虛之域矣帝大稱
 善集方有去志因進曰陛下誠善之願假臣一
 郡以推行其法數年之內必有以報國侍臣曰

虞生欲以此去國爾遂罷議

轉徙荒失本業而軍國煩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
 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
 寡立為勸懲吳元年冬祀園丘世子從上命左
 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
 一常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
 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食以供
 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
 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即
 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

聞毋妄有增損為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
 后穆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后率內外命
 嬪蚕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以為常是
 歲五月駕幸鍾山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
 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
 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于此農為國本百需皆
 所出而苦辛若是為司牧者常憫念之乎三年以中
 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
 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

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
于○地○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
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日○邊○軍
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
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隄○水○可○溉○田○萬○頃○已
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先○是○詔○兵
興○來○所○在○遷○徙○凡○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
來○歸○有○司○于○附○近○撥○給○之○無○令○其○爭○擾○以○便○耕○作○惟

墳墓房舍悉還故主不聽占又詔陝西河南山東
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
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令狹鄉之
民得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也今河北
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宜徙山東西之民
往就耕種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
民無田者往業之蠲其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
具已又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
河迤南滌和等處閑田仍蠲賦給鈔諭戶部尚書

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也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每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北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為隴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謫戍邊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給其處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具勅天下諸陂塘湖

堰可瀦蓄備旱熯宜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部尚書言百戶為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眾皆會及時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者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錢鏞月旦召京師父老論以力田敦行大哉高皇帝之為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意仁義既效樂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

下遣賑之使有玩必誅至今讀嘉瓜一贊雖千萬世
 休忘勸農之句而情見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繇之
 盛○聖○器○
 文皇帝入纘 大統乃 命寶源局鑄
 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嘗謂戶部尚書曰近因兵
 戈蝗旱民流徙廢業者多不及令勸相使盡力農畝
 將不免有失所者其早遣人督勸毋忽聞柳州自正
 月至六月不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
 下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為僧者并其父兄
 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 車駕北征

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
 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殉 文皇帝躬親戎
 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虜庭司
 農拮据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
 厚農裕國一長畧矣 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啓
 修復河道 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譏不時令
 農隙修築常赴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
 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
 至此乎 召文老問所苦賜以尚食責山東布政使

石執中曰民竄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科給事中郭永清疏令有司如舊制嚴督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時四方奏報雨澤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貯科臣者上

日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恤民之政爾今徒積貯于科中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則徒勞州縣何益哉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又諭戶部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不可不謹一日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曰爾親民職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近聞百姓猶有困徭役者何也昨特勅詢民瘼羣臣

固○有○知○而○不○言○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
 知○也○而○亦○不○言○耶○今○與○爾○約○三○日○凡○民○瘼○悉○具○聞○
 若○復○坐○視○不○理○必○置○于○法○因○顧○侍○臣○嘆○曰○朕○憂○憫○百○
 姓○早○夜○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若○此○況○數○千○
 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者○也○章○皇○帝○舊○勞○于○
 外○知○小○民○之○依○元○年○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
 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柔○盛○所○以○率○天○下○務○農○貴○
 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
 明○德○致○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

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趨○稼○
 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哉○嘗○召○戶○部○夏○元○
 吉○論○曰○自○古○國○家○未○有○不○繇○民○之○富○庶○以○享○太○平○
 亦○未○有○不○繇○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朕○夙○夜○勤○晷○政○理○
 所○冀○時○和○年○豐○耳○去○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
 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沾○于○饑○寒○困○于○
 徭○役○不○能○盡○力○南○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征○徭○勸○農○
 桑○貧○不○給○者○發○倉○粟○賑○之○朝○退○語○侍○臣○曰○天○日○上○
 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論○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

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幼○時○皇○考○親○
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
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後○有○建○言○洪○武○中○
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植○致○民○
用○無○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祖○宗○養○民○意○
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植○仍○遣○官○巡○視○五○年○
同○皇○太○后○謁○陵○陵○旁○居○民○老○稚○迎○拜○道○左○太○后○
顧○謂○上○曰○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長○世○

者○惟○能○安○民○耳○國○家○宜○輕○徭○薄○賦○以○存○恤○為○務○庶○
幾○為○民○父○母○之○道○于○是○皇○太○后○過○道○旁○農○家○召○其○
老○婦○問○所○業○安○否○其○婦○稚○皆○忻○躍○應○對○質○朴○如○家○人○
然○皇○太○后○喜○賜○之○鈔○帛○民○有○進○蔬○食○酒○漿○者○親○嘗○
之○舉○以○示○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既○還○自○陵○道○
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
執○耒○三○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已○不○勝○勞○况○常○事○此○
耶○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為○帝○也○
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歲○命○隨○至○營○人○

賜鈔六十錠因述其語次日以示侍臣焉又諭吏部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出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幽風旨則又有詩令揭便殿資傲勵又令北直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凡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任其種作當是時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比英宗冲齡嗣位猶襲餘麻不忘民瘼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原布政按察

司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果有所惰有荒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成化九年添設省直煩劇府州縣判丞官一員專理勸農時貴戚內臣往往受姦民投獻奏討莊田而長寧伯周或以皇太后弟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刑部郎彭韶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真定在堯舜為冀州之域賦第一等或錯出第二等說者謂如周官有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歲一收或間歲間二歲而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

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國家簡覈天下土田計畝定賦已有成額而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任力開墾永不起科後。宣皇帝于北直隸地方亦照其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苑糧地五百頃而英皇帝不許是。英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乃因廣長侯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爲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

七十餘頃畀之。臣等親詣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苦瘠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巖薄者樹藝不殖截長畀短彼此乘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于前我。祖宗任開種于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民人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賦役已爲煩劇而所深賴者以顧戀地業盡力耕種取給旦夕耳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

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死則徙所必致矣。且自古立國皆重根本。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謹厚。自將富貴永保。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况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無窮。後將何以給之。疏上。逮詔獄。以科道交章論救。得釋。其後弘治中。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

沮洳。比因連旱。民卽退灘耕之。稍有收穫。然一遇大潦。旋歸淤沒。倘頓令增科。貽害無窮。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二分。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今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業。又將謂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允。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亦感經奏抵之罪。蓋孝皇帝方銳意脩治農桑。不擾蠲恤。頻行蒞政之初。戶部尚書李敏奏。今籍田具舉。而天下之勞苦莫如農民。若不親見其事。何繇

知其艱難請于耕籍中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明重農之意 上曰朕正欲觀其艱苦從之事畢人 賜布一疋既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部濬吳松白茅港以泄積滂便農作諸勤恤深厚類若此至若 皇庄田 國初所無亦起于 成化之初蓋倣宋季年公田課租而典以中官 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 皇有庄是

示天下私也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革管庄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輸入為猶愈時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 東宮庄其內侍欲冒占之民訴于朝 命戶部員外蔡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為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同事者難之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公何憂既 命下皆從所擬然時不過數處而已至 正德間佞倖用事 皇庄始盛至跨州

連邑三百餘處畿輔大困嘉靖初給事中庶蘊言
 正德年來大猾捏稱湖蕩不耕之地投納勢要奏立
 皇庄比近民田多所影冒宜嚴加查勘以豁民害干
 是詔科臣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會撫按
 查覈還奏曰皇庄之設初不甚廣正德增加計
 為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
 百二十九頃有奇厲階起于奸人欲規纖利以媚
 朝廷流弊溢于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宮闈則
 中宮禁卒緣是肆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在勲戚則豪

奴悍僕藉以勒併而官府莫敢誰何實累朝積弊
 之政至正德而極也自今皇庄租稅宜照原例
 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而皇親功臣赴關關領
 禁中官宦僕毋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弊盡革下
 詔言農者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
 官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
 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
 田為水沙衝塞江海珊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
 宣獨優富豪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

釋廉力官勘覈豁除之。國初畿甸民稀原奉旨
開種永不起科矧今生齒日繁土畢墾發寧有荒曠
可復請佃而諸勲戚之家信奸徒作使朦朧陳乞者
聽戶部核究焉至九年乃建先蚕壇于北郊十年行
祈穀禮于大祀殿。召學士翟鸞等偕往西苑視收
獲。上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為真
聖祖常有訓曰云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
之苦以此觀之。妥為粒粒辛苦也。又持建無逸殿書
周書無逸篇于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歛倉曰

恒。裕。刻。興。獻。考。睿。製。農。家。忙。律。于。殿。壁。御。為。文。以
記之。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為賦麥浪詩今年禱雨
宮中有應又明年禱雪有應皆為賦詩志喜時蓋玄
脩未啓南北兵戈未熾而。上所為垂章光于蔀屋
洒露潤于窮簷蓋猶有恭儉之思焉嗣是。神宗
初政勵精至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
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天象災旱朕為黎庶祈
禱豈憚步勞不乘輦可也至期步詣郊壇。上于幄
次。諭撫臣曰亢旱為災雖朕不德亦以天下有司

古今治平略 卷四
多○貪○暴○爲○民○害○于○天○和○耳○自○今○其○慎○選○無○忽○仍○步○還
宮○泱○甸○乃○大○雨○是○舉○也○自○宮○殿○至○壇○壝○往○返○幾○二
十○里○而○上○乾○心○露○禱○趨○赴○畧○無○倦○色○於○都○哉○列
聖○相○承○惟○是○休○養○生○息○恪○重○農○事○其○所○以○垂○億○萬○載
無○疆○之○麻○曷○有○旣○哉○顧○說○者○謂○燕○趙○古○稱○雄○富○而○今
遠○漕○數○千○里○之○粟○于○東○南○近○棄○可○耕○之○地○于○三○輔○使
畿○甸○一○望○藿○葦○海○孺○率○成○沮○洳○是○西○北○之○地○利○未○盡
墾○也○三○吳○昔○號○澤○國○而○今○急○期○會○之○報○于○催○科○緩○勸
相○之○法○于○撫○字○致○塘○浦○淤○而○不○治○隄○防○缺○而○不○修○是

東○南○之○水○利○未○盡○復○也○且○也○戴○茅○服○襪○道○蹙○相○望○而
廢○居○鬻○販○之○家○乘○堅○刺○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莫
不○媮○衣○而○美○食○則○農○害○也○四○方○剗○肉○醫○瘡○鬻○田○質○子
而○貂○璫○戚○畹○之○族○比○櫛○崇○墉○履○絲○曳○縞○彈○丸○楚○鞠○漿
酒○藿○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斲○則○農○害○也○時○食○禮○用
謹○藏○其○餘○以○待○凶○荒○而○乃○奢○侈○成○俗○靡○酒○秣○畜○競○驚
于○錦○績○奇○巧○之○觀○窮○竭○于○室○廬○輿○馬○之○飭○而○一○簪○之
值○幾○于○百○金○一○席○之○饌○半○乎○中○產○則○農○害○也○細○民○手
胼○足○胝○竭○蹙○上○供○而○管○庫○監○當○之○屬○肆○其○侵○琢○至○胥

吏舞刀筆之好貪墨恣谿壑之欲賦則盜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之借辦遂朦朧以爲例已蠲之逋欠猶搜索而訶完則農害也至若富者可耕而不屑于襍種貧者欲耕而多恡于牛種稱貸課業則勤在卑弱而利歸豪門冒濫派科則耒耜釋手而追呼踵至遂使因佃災及其身遺逋累及乎鄰則農害也凡若此者不有以開導而懷保之欲其盡力于南畝豈可得乎大誥有曰凡州縣官以戶口增田野闢爲尚所行事蹟御史監司覈報明實以憑黜陟蓋國初

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常恃爲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蓋設官分職原以爲民舍此更何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以經理之彼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持擔也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荒蕪不治蒙顯罰卽憲綱一欵所云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勸諭農民赴

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田○畝○計○料○絲○棉○等○分○豁○舊○有○
 新○收○具○數○開○報○此○乃○巡○按○御○史○之○急○務○今○則○徒○為○文○
 具○而○已○其○所○旌○舉○初○何○嘗○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
 利○勸○過○若○干○農○桑○乎○如○邇○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
 民○實○政○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 高皇帝要束奈○
 何○率○弁○髦○之○也○且○夫○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封○
 建○侯○伯○之○尊○士○抱○遺○經○釋○褐○輒○提○千○百○里○之○封○不○可○
 謂○不○遇○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
 法○何○昔○者○趙○邦○清○之○為○滕○縣○也○均○田○治○水○儲○粟○賑○災○

怨○勞○有○所○不○避○夫○豈○異○人○任○哉○試○一○思○之○今○之○民○非○
 異○於○古○也○古○先○王○所○為○治○地○分○田○則○壤○成○賦○之○區○今○
 未○始○不○可○考○而○稽○也○誠○為○飾○ 皇祖之法慎守牧之○
 選○因○封○疆○之○宜○修○曠○靈○之○備○以○勞○來○安○集○奠○流○移○以○
 寶○農○勸○穡○驅○游○惰○以○鷄○豚○畜○牧○廣○孕○字○以○開○荒○鑿○渠○
 普○利○賴○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可○耕○之○地○人○汰○
 其○飛○詭○兼○并○而○通○都○無○敗○羣○之○奸○人○開○其○禮○樂○教○化○
 而○比○屋○倡○任○恤○之○風○人○整○其○保○伍○卒○乘○而○合○野○壯○無○
 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上○巡○按○御○史○部○

院一視以為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之俾一如

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民獲再登春臺若身遊

洪武間豈不亦濟時之鴻烈也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四 終



